

●银铃乐读●

# 器物里的风雅

## ——读《再进大观园：红楼梦博物纪》

□刘昌宇

黄欣著述的《再进大观园：红楼梦博物纪》，以非遗传承人的匠心与学者的严谨，将曹雪芹笔下的器物风俗从纸页间唤醒，化作一座触手可及的“纸上博物馆”。书中没有宏大的理论框架，只有对一茶一饭、一扇一衣的细腻考据，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触摸到《红楼梦》的体温。

黄欣的笔触如绣娘穿针，将散落在《红楼梦》中的文化碎片缀连成锦。从棹翠庵的六安茶到蘅芜苑的冷香丸，从滴翠亭的团扇到潇湘馆的丝桐，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士大夫的美学追求。在“品茗煮雨”一章中，作者不仅考证了茶叶的产地与焙制工艺，更由妙玉奉茶时“一杯为品，二杯为饮”的妙语，剖析出古代文人“茶格即人格”的精神境界。这种对细节的执着，让读者恍然惊觉：原来曹雪芹笔下的每一缕茶烟，都藏着对生命质地的叩问。

书中对“物”的解读，超越了简单的器物志。黄欣以戏曲家的敏锐，捕捉到《红楼梦》中戏文与人物命运的隐秘关联。在“元音乡声”一章中，他揭示黛玉生辰时上演的《蕊珠记·冥升》，竟与黛玉“绛珠还泪”的宿命形成奇妙互文。更难得的是，作者将昆曲舞台上单雯等青年艺术家的演出影像与文本对照，让读者看到《红楼梦》的戏曲基因如何在当代舞台焕发新生。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，让经典不再是尘封的典籍，而是流动的活水。

黄欣的考据，既有文献的严谨，又有田野的鲜活。他不仅从《长物志》等典籍中溯源，更深入各地的市井巷陌，寻找《红楼梦》中的生活痕迹。在“斯园膏脂”一章中，他考证“酒酿清蒸鸭子”“芦蒿炒干子”等菜肴，竟与南京人“没有一只鸭子能游过长江”的俗谚暗合。这种将文本与地域文化结合的写法，让读者恍若置身于大观园的厨房，看柳嫂子如何用寻常食材烹制出诗意。书中对“十番”乐队的考证令人印象深刻，作者通过清代绘画与文物图片，试图还原出贾府“私立女子乐队”用笛、管、笙、弦等十种乐器演奏的盛景，让读者仿佛听见了文字背后的丝竹声。

作为非遗传承人，黄欣在书中倾注了对传统文化的深情。他记录了苏绣传人如何用双面纱技法再现“雀金裘”的华美，古琴家如何以丝桐之声演绎“碣石幽兰”的雅致。这些内容不仅是技艺的展示，更是对“工匠精神”的礼赞。在“醴醴烟霞”一章中，作者详细解析了贾宝玉紫金冠的形制，并指出其与戏曲中“太子盔”的关联，甚至联想到孙悟空花果山造型的渊源。这种将文学、戏曲、民俗熔于一炉的写法，让读者在阅读中不断收获“原来如此”的惊喜。

黄欣的写作，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敬畏。在“阆苑名筑”一章中，他不仅考证大观园的园林布局，更关注贾母糊窗的“四色软烟罗”如何影响室内光影。这种对细节的痴迷，源于作者多年在昆

曲舞台与古琴案前的浸润。书中对“冷香丸”的解读尤为细腻，作者指出其制作过程实为合香工艺，需将白牡丹、白荷花、白芙蓉、白梅花的花蕊，与雨水、露水、霜雪、腊雪调和，暗合宝钗“任是无情也动人”的品格。这种将物性与人性结合的解读，让读者不难看到曹雪芹笔下的每一味香料，都是对人物命运的隐喻。

令人称道的是，作者没有把《红楼梦》视为高不可攀的“神”作，而是以平视的眼光，将器物风俗等活态的文明，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美学，着意让经典回归日常。在“大河之洲”一章中，黄欣描绘黛玉北上时走过的大运河，以其繁忙的漕运串联起南北文化，让我们清晰地看到《红楼梦》不仅是贵族家庭的兴衰史，更是中华文明流动的画卷。书中对“五香大头菜”的考证，从黛玉的食盒延伸到江南的酱菜工艺，更让普罗大众明白：原来经典中的烟火气，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。

掩上书卷的那一刻，大观园的茶烟仿若仍在袅袅升起。黄欣用这部作品解读着《红楼梦》的珍贵，不仅在于它的文学高度，更在于它为我们保存了一个时代的呼吸。当非遗传承人仍在用双手延续着书中的技艺，当读者在大江南北的市井巷陌间寻访《红楼梦》的生活痕迹，我们终于懂得：经典从未远去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活在我们的日常里——茶烟氤氲中、丝竹声声里、衣襟纹样间，依然令人魂牵梦萦。

●生活札记●

## 小区的味道

□陶承洛

十多年前，我们住进了这个临近南湖的小区，树木葱郁，品类多样。

大门边就有一长排杉树和桂花树。200多棵桂树一字排开，间隔植有几十棵杉木，足有百米长，蔚为大观。杉树挺拔、伟岸，像哨兵列阵守护；桂树蓬勃、浓郁，如姑娘盛装歌舞。走进小区，绿树繁茂，几栋高楼被绿树掩映，只露一角。200米的主干道两旁杂树像大伞张开，枝叶交通，深浅交融。清诗有“点缀两边风景好，绿杨垂柳马樱花”，树荫夹道早受人们诗赞了。

小区不算大，千户人家。楼距宽阔，楼前楼后还能植上草木芳菲。小区植有桃、枣、柿、石榴、樱桃、银杏等树。我家窗前的黄山栾树，春秋两季都有新枝开花长出来，花骨朵先碧绿色再紫红色又转为橘黄色，被大片深绿色托举着；花簇像高擎的火炬，极有层次，炫耀着春秋对它的青睐。小广场旁，海棠树下，我也常去流连，看海棠“小蕾深藏数点红”，蜂飞蝶舞，绿肥红瘦。小区的绿，可谓“枝繁叶茂自芬芳”也。

小区的另一个景致便是居民楼前的袖珍花园，有的地方称之为“口袋花园”。就说我家楼下，“口袋花园”里有一株石榴树、一株柿子树，还有菊花、茶花、月季花等，但独占风头的数绣球花了。春末，初发花萼为白色，初长时淡绿色，花团锦簇时蓝色；当蓝色向紫罗兰幻变时，真有点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了。白居易诗曰：“虽在人间人不识，与君名作紫阳花。”紫阳花就是绣球花。

最普通的花当数栀子花，没有婀娜的风姿，但葳蕤苍翠、香气四溢。花开时，物业允许业主采摘，有几个奶奶天刚亮就将刚绽开的花朵摘走了。她们又分送给邻居，认识和不认识的都送。这种对花的挚爱，虽然粗陋，但是可爱，她们传播了芬芳，让“栀子花开满园香”。

有一户卖栀子花的人家，他家那棵花开得最多，晚上用渔网将花树罩起来，白天揭开，让人们观赏。主人自豪得很，说一季花能卖五六百元呢，但对邻居也并不吝啬。

还有几户人家的花园是开放的，无遮无挡，开着碗口大的月季花、牡丹、芍药等，风吹叶动花摇，楚楚动人。一位花主优雅地对我说，栽花就是让人看的，与君共赏一园春，有人摘就摘吧。可偏偏就没有人摘。鲜花连开几十天，娇艳欲滴，直到自主凋谢。

树下花旁，有几处休憩活动的场地，竖着“居民议事角”的红牌子，短凳长椅常坐满人。清晨，薄雾还没有散尽，就有人坐在那里了。或品茶，玩手机；或闲聊，对弈；或叼着烟卷，呷着牛奶，愜愜地坐着，看着上班族车去人往。等到八九点，就更热闹了，三四张桌前坐满人，兴致勃勃地打牌、下棋。有人将钓的鱼放这里卖，半卖半送。阳光从树缝间倾泻下来，清风摇曳，树影斑驳。直到暮色四合、夕阳西下，这里才沉寂下来。

这里的人们是悠闲的，他们似乎不关心喧嚣波动的外部世界，只享受这里宁静平和的氛围。他们在人生的沉浮后，终于找到了一份自适与自得，柔抚尘嚣侵扰过的心田。我想，这便是城市一隅市井风貌的真实写照。这便是小区的味道，浸染着小区的文明与品质。



田园风光

金辉摄

●阡陌流年●

## 修收音机的老人

□贺 源

巷子深处，有一个极不起眼的修理铺，门口挂着一块边缘卷曲的木牌，用毛笔写着“各种电器修理”几个字。铺子里的老人总是坐在那张堆满零件和工具的木桌前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用白线缠着腿的老花镜。

那天，我抱着一台老旧的红牌收音机走了进去。那是我外公的遗物，外壳有了裂纹，调频的旋钮也失灵了，只能发出滋滋啦啦的噪音。母亲几次说要扔掉，我终究没舍得。

“老师傅，这个还能修吗？”我问。

老人接过去，他的手干瘦，布满了深色的老年斑和一些细小的划痕。他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将收音机轻轻放在桌上，插上电源，打开开关。一阵嘈杂的电流声立刻充斥了狭小的空间。他并不烦躁，反而微微闭着眼，像一位老中医在问诊，从那片混乱的噪音里捕捉着病症的源头。

“能修。”良久，他睁开眼，只说了这两个字，简短而肯定。

然后，他便开始了。他用螺丝刀小心地卸下后盖，露出里面密密麻麻、布满灰尘的元件。他没有急着动手，而是拿起一个棕色的旧皮囊，里面是各式各样、从小到大排列的螺丝刀、镊子和焊笔。他取出一把小刷子，开始轻轻地、极其耐心地拂去积攒了数十年的尘埃。那动作不像是在工作，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。

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一言不发地忙碌。他用万用表的表笔在电路板上一点点测试，寻找那个断裂的、或是衰老的节点。时间仿佛在这里被调慢了流速，店里只有旧式台灯发出的昏黄光线，以及烙铁偶尔接触元件时发出的细微“吡”声，伴随着松香略带苦涩的独特气味。

“老师傅，不着急，我过几天来取也行。”我忍不住说，觉得自己的在场似乎打扰了这份专注。

他抬起头，从老花镜的上方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平静而深邃。“东西老了，就像人老了，不能急。”他慢悠悠地说，“你一急，它就‘害怕’，就更找不到病根了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忽然觉得脸上有些发热，在一个凡事求快的世界里，习惯了即时的回应和高效的解决方案。而在这间充满旧物气息的小店里，“慢”不仅是一种速度，更是一种哲学，一种对老化生命的尊重与体谅。

他不再说话，重新低下头去。我发现，他对待每一个小小的电容、每一条纤细的线路，都带着一种近乎温柔的郑重。他不是征服它，而是在与它交流，引导它，帮助它恢复与这个世界的连接。

终于，他完成了最后一处焊接，用酒精棉轻轻擦拭干净，然后将那枚饱经风霜的塑料旋钮，小心地拧了回去，再次插上电源。

这一次，旋钮转动，在一阵细微的杂音后，一个清晰、圆润的男中音蓦然响起，正在播报着午间的新闻。那声音洪亮而稳定，仿佛穿越了时光，将这个小小的店铺瞬间填满。

我惊喜地看着那台重新歌唱的收音机，又看看老人。他脸上依然没有太多的表情，只是那纵横的皱纹里，似乎舒展开一丝难以察觉的欣慰。

“多少钱，老师傅？”他摆摆手，“换几个小元件，不值什么。让它接着响吧，好东西不该成了哑巴。”

我抱着修好的收音机走出小店，身后又传来了不知修理何物的细碎声响。外面的世界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。我放慢了脚步，怀中的收音机传来悠扬的老歌旋律。

我忽然明白，他修复的，不仅仅是一台机器发声的功能；他守护的，是一段可能随之逝去的记忆，是一种过往生活的温度，是一种在“废弃”与“更换”成为主流的时代里，近乎固执的“珍惜”的立场。

在这个迅速迭代的世界里，那位沉默的老人和他的修理铺，静静地告诉我：有些东西，值得你花时间耐心地去寻找那断裂的节点，然后温柔地把它接上。

●诗韵潮声●

## 游学有感

□陈俊芳

一  
重走阳明游学路，同辉日月岁寒时。  
登临静悟良知在，涉水践行心学思。  
幽谷响泉山浸乳，云天飞雾邑迷离。  
归途望岳多情致，只当先生做课题。

二  
愧对年年草木情，滁人岁岁念阳明。  
千秋绝学先生悟，万众秉承山谷行。  
入夜花香宁妙处，临溪泉涌叮咚声。  
静观远郭青颜色，合道良知方尽成。

三  
琅琊山水胜，马政见先生。  
踪迹闲情逸，龙潭静虑清。  
歌声萦谷渺，绝学照心明。  
归去非孤往，相思伴客行。

## 我爱秦栏

□王万朝

我爱秦栏这片地方  
她一桥跨两省  
与扬州隔河相望  
秦始皇围栏牧马  
秦栏的名字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

我爱秦栏这片地方  
朱寿昌千里寻母  
徒步秦川大地  
行走在同州他乡  
终于在大荔寻得亲娘  
秦栏由此成为孝子之乡

我爱秦栏这片地方  
这里民风淳朴  
处处呈现着孝善新风尚  
老人生活惬意  
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脸上

我爱秦栏这片地方  
南来北往的商品  
在这里集散  
商贾云集流通四方  
这里的人们勤劳善良  
打造了安徽私营经济发展的模样

我爱秦栏这片地方  
这里践行党的好政策  
翻天覆地变了样  
这里的人们斗志昂扬  
广场上千人齐舞  
《东方红》乐曲使人心情激荡  
秦栏迈步在希望的大道上

## 母校

□郝兴燕

钟声推开薄雾  
林荫路上跃动的光点  
是朝阳在读新叶

粉笔灰开出星群  
落在未合的圆规旁  
轻轻转出盛夏

球筐守着斜阳  
水泥地余温渐渐潮起  
藏进试卷折成的远方

老槐树抖落蝉鸣  
树影在砖缝间游成鱼  
街走年年的六月

铃声结成的锚  
沉入长廊尽头  
却拽着衣襟，不让飘远

而年少的云  
正掠过空空的操场

